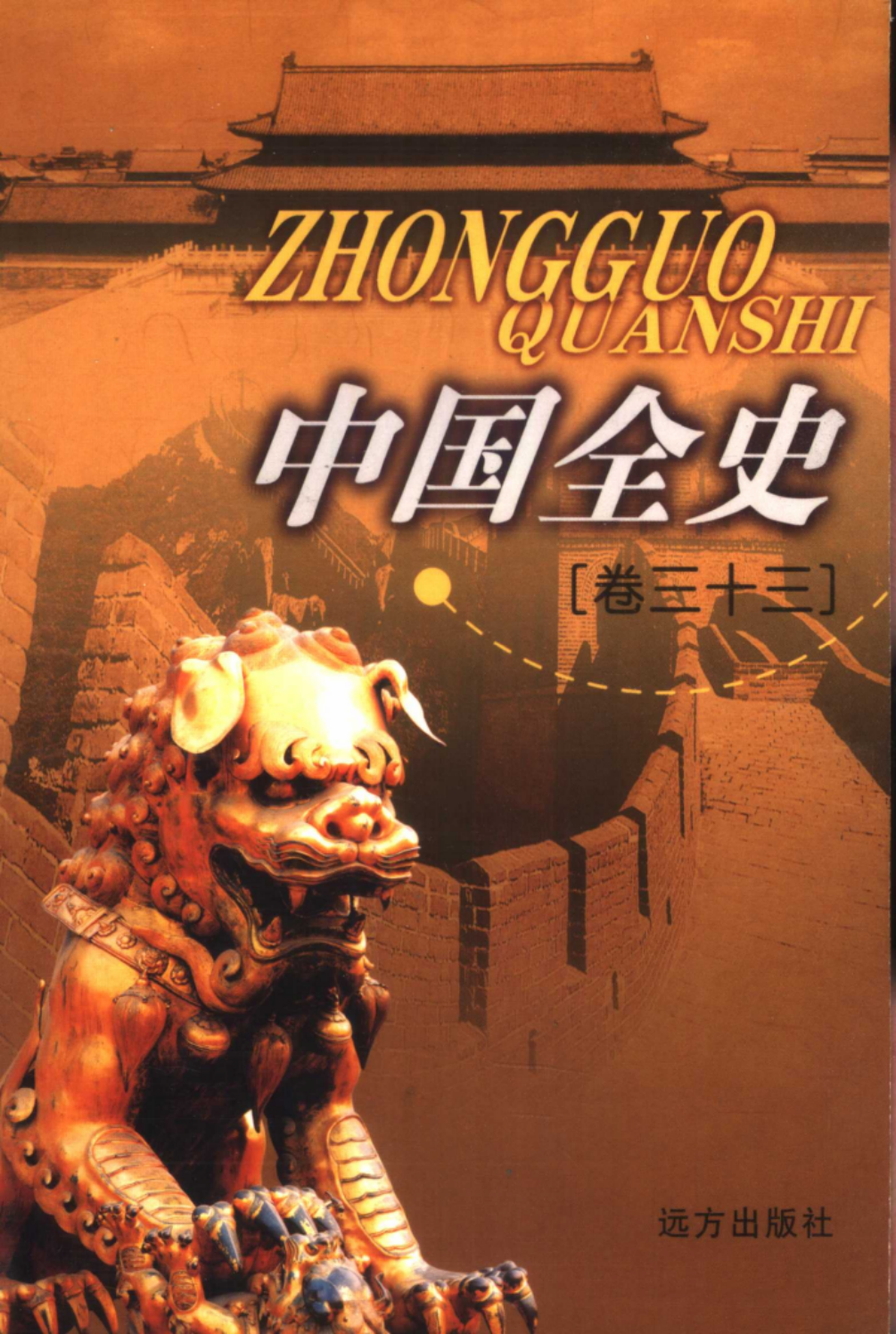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golden-brown image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inding through the landscape.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, a large,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(shishi) is depicted, facing right. The lion has a detailed mane and is wearing a decorative collar.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majestic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三十三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 程思源

野史 卷三十三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野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福康安

福康安出身显贵，父傅恒为清朝大学士。他本人在乾隆时期，被朝廷授命为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，后从阿桂用兵于金川，而后历任云贵、四川、闽浙、两广总督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被封为贝子。地位显赫。他曾长期统兵征战，在军中糜费极多，奢侈无度，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反面人物。

福康安字瑶林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大学士傅恒的儿子。福康安最初以云骑尉的世职被授任为三等侍卫。后来被提拔为等侍卫。接着又被朝廷擢升为户部侍郎和镶黄旗的满洲副都统。

清军出征金川时，清廷任命温福为定边将军，以阿桂、丰昇额为副将军。清高宗乾隆皇帝命令福康安携带印信前往军中授给他们，即被任为领队大臣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的夏天，福康安抵达军营。当时，阿桂正进攻当噶尔拉山，把福康安留在身边辅助自己。末果木的军队战败，温福也死去，乾隆皇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，让他分道再举进攻。进攻喇穆喇穆时，福康安指挥清军攻克了其西部的各处工事，同海兰察的军队汇师，合力攻打罗博瓦山。接着又向北进攻，占领了得斯东寨。敌人乘着夜间天气下雪，越过山间偷袭清军副将常禄保的营地，福康安听到那边响起枪声后，随即督促清军前去增援常禄保，将敌人打退。敌人屯聚在山脚下，冒着大雨修筑了两座碉堡，福康安在夜间带领八百名清兵越过敌人的碉堡杀入敌阵，激烈的战斗后，清军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工事。乾隆皇帝亲自写诏书表扬福康安作战英勇。

接着清军进攻色溯普山，摧毁了几十座坚固的碉堡工事，歼灭了数百敌人。福康安又和额森特、海兰察的军队会合，攻下了色溯普山南面的敌人的碉堡工事，于是清兵全部攻破了喇穆喇穆周围的碉堡、关卡，并攻取了日则丫口。接着，清军又进攻，占领了嘉德古碉堡，围攻逊克尔宗西北面的山寨。敌人偷偷袭击清军的尾部，福康安将其击退。因为敌人距离勒乌围很近，常常在夜间攻击清军，福康安同他们作战屡屡取胜。

阿桂考虑到敌人扼守关隘不能一时攻下，遂改道由日尔巴当噶路攻入，他传令福康安，让福康安攻下达尔扎克山的碉堡工事。接着清军继续进攻，进击格鲁克古，率兵带着粮食，在夜间越沟攀登山崖，从山间的缝隙中进入当噶海寨，攻占了陡乌当噶大碉堡和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。在挺进中，清军又攻克了勒吉尔博寨。阿桂让福康安率领千名清军随从海兰察奔向宜喜，从甲索进攻得楞山，焚毁了萨克萨的的几百处大大小小的山寨，并渡河攻取了斯年木咱尔和斯聂斯罗市二座山寨。清军继续推进，驻扎在荣噶尔博山。乾隆皇帝提升福康安为内大臣，赐给他号曰：“嘉勇巴图鲁”。接着清军进发，到达了章噶一地。福康安协同额森特进攻巴木图，登上直古脑山，拔掉了木构工事、碉堡、营寨50座，焚烧了冷角寺庙，这样清军终于攻占了勒乌图。

阿桂命令部将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，把下辖的清军分为七队，由福康安率领第一队清军夺取达沙布果碉堡、当噶克底、绰尔丹等山寨为木栅，截断科恩果木逃向雅玛朋的通道。清军进而攻取了达噶木的二个碉堡和阿穰曲山峰上的碉堡、木城各20座，清军烧毁了奔布鲁木护起营寨，夺取了舍勒图租鲁傍碉堡一座、

山寨二座，攻取格仁格章的一座山寨和萨尔歪三座碉寨以及阿结占二座山寨。清军越过科布曲山梁，攻占了科布曲山上的全部山寨。乾隆四十一年春天，清军继续进攻，夺取了舍齐和雍中二座寺庙。又从拉古尔河出发到噶拉依的右面，架设大炮轰击了噶拉依的营寨。噶拉依被攻下后，金川的叛乱被平息下来。论功行赏时，清朝廷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爵。清军凯旋班师时，乾隆皇帝到郊区劳军，赐给福康安御用鞍辔战马一匹。在宴请功臣时，乾隆皇帝又赐给福康安十二端缎子、五百两白金。为福康安画像，悬挂在紫光阁内，还赐给福康安双眼顶戴花翎。接着，朝廷又任命他为正白旗满洲都统一职，出京师担任吉林和盛京将军。

后来，福康安被授命为云贵总督。南掌人向朝廷进贡大象时，向福康安陈述他们的辖境常常遭到交趾国的侵袭，乞求朝廷用剩余的大象去换大炮。福康安听了，向南掌人说明了国家的法律制度，把大象归还给他们，没有给南掌人大炮。奏疏送入朝廷后，乾隆皇帝很埋怨福康安，把他调离云贵改任四川总督，兼理成都将军。四川刁民起来聚众造反，被朝廷称为“囫匪”，授命福康安逮捕法办。过了一年，福康安上疏朝廷，说四川反民已慢慢地被制服，陈述了善后事宜。乾隆皇帝提升福康安为御前大臣，加太子太保的官衔，召还福康安回到京师，代理工部尚书职务。接着又任命福康安为兵部尚书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。

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甘肃地区的回族人田五等人创立了新的教派，纠集民众反抗清朝的统治。福康安被任命为参赞大臣，跟随将军阿桂前去镇压回民起义。不久福康安就被朝廷任命为陕甘总督。清军到达隆德时，田五的部将马文熏叛变投降了清

朝。清军围攻双岷一地的回民起义军的关卡，起义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。阿桂让海兰察设置埋伏，福康安则在军中往来督战，消灭了几千名回民义军，于是石峰堡被清军攻下，起义军首领被俘虏。因为平定叛乱有功，福康安被晋封为嘉勇侯。转任户部和吏部尚书，被提拔为协办大学士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台湾岛上的林爽文反清起义，朝廷任命福康安为将军，而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，督军前去镇压。当时诸罗被长期围困，福建清军水师提督柴大纪率兵坚守。乾隆皇帝夸奖了柴大纪，把诸罗的地名改为嘉义以表扬他的功绩。陆路步兵提督蔡攀龙率清兵赶往诸罗增援，也未能解诸罗之围。福康安率大军到达后，取道新埤，支援嘉义守军，同林爽文起义军激战于崙仔顶，攻占俾长等十几个营庄。当日正赶上天黑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福康安下令清军驻扎在土山顶上。起义军经过山脚下，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好用火铳对山上仰射。福康安要求清兵不得妄动。等到了天明，雨也不下了，海兰察已从其它道路上进来，福康安率军与海兰察合兵，终于解了嘉义之围。福康安被进升为一等嘉勇公，赐予给他红宝石帽和四团龙的补服。

柴大纪因为在敌人的围困之中，拜谒福康安时没有行大礼，福康安很恨他，遂上疏说柴大纪犯法、牟利等几条罪状，同时还说蔡攀龙以前所陈述的战况与事实不符合。乾隆皇帝鉴于柴大纪被围困在嘉义城中时间很长，蔡攀龙也有劳苦，心中想赦免他们，乃下诏书说：“二个人有时稍稍自傲，在福康安面前没有谨慎地行礼节，被他憎恨，于是让福康安直接揭发了他们的短处”，告戒福康安应该存具大臣之间的礼节。然而柴大纪终于还是因为

这事被处死。当时的社会舆论都为柴大纪喊冤，同时也批评福康安嫉贤妒能，不像他父亲傅恒那样目光远大。福康安接着又弹劾蔡攀龙，让他贬职。但是福州将军恒瑞指挥的军队逗留不前，但因福康安与他有联系，所以福康安竭力庇护恒瑞。朝廷也下诏斥责福康安有私心。

福康安已经解了嘉义之围，遂命令海兰察率兵追捕林爽文，押解到北京。后来又抓到了起义军副帅庄大田。台湾被评定后，福康安被赐给了黄腰带、紫缰和金黄辫珊瑚的朝珠。朝廷命令台湾、嘉义等地都建造福康安的塑像，并再次给他画像置于紫光阁。福康安上疏朝廷，请求招募熟番民众补任屯田兵丁，同时还陈述了善后事宜，指出当前台湾等地的有关键是练习武事，铲除奸民，清理吏治，整肃邮政，乾隆皇帝都采纳了福康安的意见。不久，福康安被任命为闽浙总督。
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，安南地区的阮惠进攻黎城，孙士毅的军队被迫撤退。乾隆皇帝把福康安调任为两广总督。圣旨还没到闽浙，福康安上奏朝廷，要求到那里去供事。皇帝表扬了福康安对朝廷的忠心，说：“大臣把国政看做自己的家一样，两者休戚相关，应当像福康安一样。”后来阮惠改名叫光平，乞求输款求和。福康安为此上书陈述此情，要求停止对阮惠用兵，乾隆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。御史和琳弹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福康安搜罗木材，让湖广地区的粮船运往北京，福康安知道后上书疏向皇帝请罪。乾隆皇帝亲诏书说阮光平正进朝参见，特许宽免了他；下令割去福康安职务留任，仍然处罚他三年的总督俸禄和十年的公俸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福康安带领阮光平到京

师参见皇帝，因此被减免处罚总督的俸禄。
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 年），廓尔喀入侵后藏，皇帝命令福康安为将军，仍旧让海兰察当参赞大臣，一起督军征讨，为此还去消了对福康安公俸的处罚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 年）三月，福康安率军从青海出发……行军 40 到达前藏。……六月，清军从济陇进入廓尔喀境内，进占并夺取了索勒拉山。跨过热索桥，向东翻越峨绿山，从河水上游偷渡过去……清军转战奔走，深入敌后七百多里地，六次作战全部取胜。乾隆皇帝下诏夸奖福康安，授予他武英殿大学士。福康安自恃取胜，军兵逐渐懈怠。他指挥清兵冒雨前进，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，台斐英阿战死。廓尔喀派出使节向清廷请和，福康安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廓尔喀归还所掠夺来的后藏金瓦宝器，还让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人携带书信及大象、马匹、一部乐工等贡物进献给朝廷，乾隆皇帝同意接受廓尔喀投降的要求。清军凯旋回师时，朝廷加赐福康安一等轻车都统给他的儿子德麟，授给他领侍卫内大臣，视王公亲军校例，置六品顶戴兰翎三缺，官其谦从。朝廷还给福康安绘图画像存放于紫光阁，大学士阿桂礼让福康安，由他列居首位。

安南国王阮光平去世，乾隆皇帝担心该国会发生动乱，遂任命福康安到广西去。福康安的母亲在京师病故，朝廷让他在任内守丧制。福康安在路途中生病，乾隆皇帝派御医前去看望他。福康安上书说：“安南国平安无事，请求回到京师，期望能为母亲守几日庐墓。”皇帝降诏同意他回来，还加封他嘉勇忠锐公。后福康安被调四川总督，不久又率金川的土司入朝觐见皇帝。恒秀当时任吉林将军，因为采集人参、府库货币亏缺和优民等原因被

人揭发，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到位审判定罪，结果给恒秀论定了轻刑。乾隆皇帝指责福康安袒护自己的亲戚、朋友。后来福康安又被调任云贵总督。当时气候正严寒，皇帝特赐给他黑狐制做的大腿褂。

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贵州地区的苗族石柳邓、湖南地区的苗族吴半生、石三保等人举行了起义，清政府派福康安率兵前去镇压起义军。石柳邓围攻正大营、溴脑营、松桃厅三个城池。福康安的大军开到四川后，清军与苗族起义军进行了激战，先后解了正大营、溴脑营和松桃厅三座城池的围，福康安被赐予三眼花翎的顶戴。……石柳邓进入湖北投奔了石三堡，石三堡正围困永绥厅，福康安指挥部队增援永绥厅清廷守军。军队应当渡河，但苗族起义军们增筑工事关卡拼命抵抗。清军被迫分兵奔向河水上游，绑缚筏子，纵民放牛，同时设置伏兵。等到起义军到外抢夺牛群时，清军伏兵四起，夺取了起义军的战船，清军所制造的筏子也顺流漂下，清军遂全部渡过了河。清兵进攻花寨，越过得拉山与起义军作战，屠杀了不少起义军士兵。福康安又让总兵花连布抄小道增援永绥守军，大队清兵也随之进发，经过三天的激战，清兵终于解除了苗族起义军对永绥的围攻。

乾隆皇帝调任福康安为闽浙总督，进封贝子。后因福康安镇压苗族起义军有功，朝廷特意表彰了福康安，还下令追赠他的父亲傅恒为贝子。

福康安染上了瘴病，虽然瘴病发作，但他还是指挥清军作战。乾隆六十年五月（1795年），福康安死在军中。清仁宗写御诗来哀悼他，下令加封给福康安郡王衔，让他从父亲傅恒配祭太

庙，还追谥福康安为“文襄”。他的儿子德麟被允许承袭贝勒，递降至未入八分公，世袭罔替。

福康安深受清高宗的殊宠重用，出兵屡建功勋。他在军队习惯了豪华奢移，犒赏士兵的钱币动则巨万，治饷吏善于奉承旨意，浪费很大。清仁宗亲政以后，屡次下诏书告诫各带兵将帅不要滥行赏赐，每次提到时必然要斥责福康安。

李侍尧

李侍尧，才干超群，政绩卓著，当官初期曾为民办过不少事，但任官后期，他按捺不住膨胀的私欲，放手贪污。并且纵奴贪赃，回护下级贪迹。就这样一位贪赃总督不仅未加重罪，反而一度又得重用，仕途通达……

李侍尧，字钦齐，汉军镶黄旗人。他出身显赫，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。

李侍尧的才干为大家所公认。他五短身材，精明强干，才智过人。凡他所读过的书、批阅过的文件案宗，都终身不忘。他善于识人，接触他的同僚和下属时，只需谈几句话，立即就能辨别出对方的能力和水平，因此他用人极准。他深谙宦海肥瘠利害，经常拥几高坐，高谈阔论。每每揭露那些官场的阴私丑恶时，用词犀利，描述逼真，就像他在现场一样。因此，心中有鬼的人都怕他那双眼睛和那张嘴。就连乾隆帝都曾夸他为“天下奇才”。

这样一个出身不凡、才干超群，又深得皇帝赏识的能臣，在仕途上当然是一帆风顺的。乾隆初年（1736年），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，至二十年，转工部侍郎，调户部，署广州将军。二十一

年便署两广总督。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，授户部尚书，正红旗汉军都统，袭勋旧佐领。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。第二年调两广总督，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。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，袭二等昭信伯。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。在二十来年的京内外尚书、总督要职上，李侍尧办了不少事。尤其是在总督任上，他的政绩比较显著，被看作为“老成能事”的督抚中的佼佼者。比如办理暹罗，颇合机宜，缉拿盗案等事，也很认真出力。不少大臣赞扬他：“历任封疆，实心体国，认真办事，为督抚中罕见。”这样一个被朝野鹊誉的军国要臣，揭开他“实心体国”的伪装，却原来是一个赃私狼藉的大贪官！

乾隆四十二年，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。云南系边陲之地，物产丰富，但远离京城，是俗话所说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地方。在云南这块土地上，李侍尧说一不二，而皇帝对他的约束力却相对减小。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，李侍尧的贪婪之心迅速萌发。不久，他贪赃营私的种种劣迹便一一暴露出来。其贪赃的手段正是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势及其虚假的声誉作为招牌，卖官受赇，舞智鬻狱，甚至贩肆求利以中饱私囊。

李侍尧沽名钓誉窃居云贵总督，擅自专权，独霸一方。云南贵州的地方官员皆由他拼凑。凡由他提升的官员，他都大肆收受贿赂，官以贿得，事以赂成，云贵政风大颓。一般官员贿赂都达二千两至五千两银子。据他自己后来招供，他曾收受迤南道庄肇奎贿银二千两，通判索尔方阿贿银三千两，按察使汪圻“仰承意旨，争馈多金”，一次贿银五千两，临安府知府德起贿银二千两，

东川府知府张琬贿银四千两。

云南当时有各类冶铸厂（属于封建性质的手工业工场）。其厂员大多由县官员兼任，每年皆可通过剥削厂民获得很多好处，在当时是趋利之徒眼中的肥缺。有一厂员被解任后，要求李侍尧帮助他“调回本任”，李侍尧即向他“勒索银两，至八千余两之多。”仅此即可知李侍尧卖官鬻缺、勒索贿银共计二万四千两。李侍尧一方面卖官纳贿，一方面又收买朋党。他的心腹家奴刘十八与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交接，相互称兄道弟。由此，李侍尧控制了边陲驻军，构筑了自己的独立王国。在李侍尧的淫威之下，云贵地方巡抚官员对李侍尧的所作所为皆“置若罔闻，隐匿不奏”。如云南巡抚孙士毅“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，赃迹累累”，不但不奏，反而在朝廷查询时，为之辩言饰非，巧为诿卸。充分说，明李侍尧把持下的云贵王国，已经腐朽。

云南各州府县的官员为了迎奉上司以求升迁，皆争相贿赂。他们用以贿赂的钱财，皆来自对下面的勒索，或者自侵吞府库县仓的钱粮。乾隆四十三年三月，和珅奏称：“自李侍尧婪索属员，赃私狼藉，云南通省吏治废坏，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。”

李侍尧不仅卖官索贿，其家中凡遇喜庆、寿诞、生死、建造之机，皆大肆收贿。乾隆四十年李侍尧决定在北京增建房屋，扩大住宅，派家人张永受赴京督办。他的部属官员得悉后，即行送礼。通判素尔方阿送银子五千两，临安知府德起送银子五千两，以供李侍尧修建京城私房。这两个人的一万两银子既没有送到京城李府，也没有送到李侍尧云南的官衙中，而是和李侍尧的家人张永受约定，在他赴京督办的途中，于云南府（今昆明市）外板

桥驿交接，以免造成影响。李侍尧由此神不知鬼不觉得了一万两。

李侍尧不知从哪儿求得两颗珍珠，要家人张永受为他出售。张永受知道，要想卖出好价钱，只有卖给李侍尧的属员。于是，张永受“卖”一颗给昆明县同知方洛，勒要银二千两。又“卖”一颗给昆明县知县，勒要银三千两。更为无耻的是，勒卖的五千两银子到手之后，李侍尧又划别的名义命张永受将珠子收回。收回的目的，自然是为了再去卖钱。按这种“卖”法，他的两颗珍珠就成了“母珠”，成了取之不尽的摇钱树了。这种恶劣的做法和强盗的明杖执火又有何不同？

此外，李侍尧还采取营私舞弊的手法贪赃敛款。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，查出赃物金子六百两，银子一千两。但是李侍尧写折奏上报案情时，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，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。他私自隐匿的五百四十两金子的价值，远远超过了他所增加的六千五百两银子的价值。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私吞这笔隐匿下来的赃款。李侍尧在他的同级官僚中，是以“认真办事”著称的。而一旦遇到这种能贪赃的机会，私心一膨胀，他也会无视纲法，竟然达到将犯人的赃款占为己有的地步。

李侍尧的种种贪财敛富的活动，大多是通过他的家奴或差弁来完成的。为此，他收买了一大批心腹的家奴。为他赴京督办建造房屋、变卖珍珠的张永受是其中之一。此外还有家奴连国雄、三宝、及差弁刘凤翼、张曜、尹适等人都是他的一群得力亲信。在京城李府中，还有一个名叫“八十五”的得力管家。正是这些人如同鹰犬，为他上下串通，四处奔走聚敛。凡李侍尧聚敛来

的金银财货，皆由家人为他携运京城，交“八十五”总管。乾隆四十三年张曜、尹适受李侍尧派遣回京，一次就送回银五千二百余两及各类玉器十件。

李侍尧的家奴除了为主子效劳，各自也逞李侍尧的威风，暗中勒索，渔利自肥。如家奴张永受在板桥驿为李侍尧代收素尔方阿、德起二人的贿银共一万两，但是抵达京城转交管家“八十五”时，只交五千两，余下自吞。除此以外，他们“每籍家主势力，积蓄私财，盈千累万。”一次张曜回京城，家人张永受即托他带回银子七千余两，交于自己家中。张永受在京自置房产六处，田地一处，并且向外借放四千两银子。他的母亲居住州（今河北忬县），另有住房三十余间，田地四、五顷。张永受只是李侍尧的一个家奴，竟有这么多的家产。其他如“八十五”等也皆“多拥厚货”。号称精敏过人的李侍尧对奴才们的发迹，并非毫无觉察。只是由于奴才们忠心耿耿为主子效劳，为他鲸吞搜刮的赃私难计其数，而奴才们私吞自肥的仅仅是其中的不知多少分之一而已。

李侍尧不择手段地贪赃索贿，且纵奴在外渔利自肥，并不是偶然的。揭开他的发迹史，可看到他一贯与贪赃者同恶相济，从而暴露了他贪鄙的本性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李侍尧任两广总督时，右江镇（在今广西）总兵李星垣“坐婪贿得罪，命侍尧按鞫”。李侍尧看该总兵是自己的部下又是自己亲手引荐提升的，就报请从轻发落。被乾隆帝察觉，“责侍尧回护”包庇，于是将李侍尧降职为工部尚书。

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上，除了包庇贪赃官僚以外，又派管理

商务的沈冀州向商民敛派公费，用来请客吃喝“馈赠”。这件事直到李侍尧离开两广后，被广东盐商谭达元揭发。乾隆帝派尚书福康安调查，查明李侍尧向商民敛派款物属实，报请朝廷处置。但乾隆帝却认为他敛派作为“公费”，没有私吞，因而免罪。但是他托“公费”，“馈赠”来往幕僚、上司的这种变相贪赃的嘴脸却暴露无遗。

乾隆五十年，湖北江陵县灾民揭发知县孔毓檀侵吞赈灾物资。李侍尧受命查处。李侍尧调查后又为之回护，否定江陵县人民的上诉。“奏言毓檀未侵赈，但治赈迟缓”而已。于是，只处以“夺官”革职的处罚。李侍尧由是骗得乾隆帝的信任，官复原位，被任为代理湖广总督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李侍尧调任闽浙总督。时台湾府（今台湾省）属于闽浙辖境。台湾总兵柴大纪与台湾知府孙景燧之流“皆贪官污吏，扰害生灵”，“剥民膏脂”。特别是“柴大纪居心狡诈，任意贪黷”，“在任两年之内，已婪金银五六万之多”。李侍尧身为闽浙总督，不但不加追问，而且视若无睹，更不肯上报。这实际上就是纵容。后来，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受命为将军，督师渡海入台，见到柴大纪所作所为，立即上奏乾隆帝，劾大纪纵弛贪黷，贻误军机。乾隆帝大怒，认为李侍尧身为闽浙总督不能无闻，更不能隐瞒不报，于是下旨“责侍尧徇隐”之过。李侍尧此时不敢再行回护，于是“亦奏大纪贪劣诸状，自请治罪。”乾隆帝见李侍尧伏情认罪，再次“宽之”。

尽管李侍尧狡猾刁钻，其累累贪迹最后仍然全部败露。乾隆四十五年二月，云南粮储道海宁面见乾隆帝，密奏了李侍尧“贪